

逊帝溥仪和他的两位长辈

从1908年入宫到1924年被驱逐出宫，紫禁城既是溥仪成长的地方，又像一个监狱，困住了他。各色人等在他眼前来来往往，服侍着他，同时也影响着。这其中，他的父亲载沣和名义上的母亲隆裕太后（光绪皇帝的皇后）是两个比较特别的存在。

载沣仅存的“特权”

外来者的观察往往清晰而细致，1919年3月，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进入紫禁城，不久后目睹了溥仪的生日“万寿圣节”“万岁爷的圣诞”，当天上午8点，亲王、贝勒、贝子和师傅们都集聚在乾清宫外，等到溥仪升殿后，由醇亲王载沣第一个捧着玉如意进去向皇帝行礼，当醇亲王靠近宝座的时候，皇帝离座起身，醇亲王鞠躬退下，皇帝落座，双方均不说话。

醇亲王在各种场合内，一般不向皇帝跪拜，因为中国的思想体系决定了儿子不能僭越于父亲之上。但另一方面，溥仪算是过继给光绪为子，他只能称醇亲王为“王爷”，而不是父亲。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的手下鹿钟麟逐出宫，危急之时载沣进宫，溥仪说：“王爷，这怎么办啊？”载沣还是一贯地结巴着说：“听，听旨意，听旨意。”

不过不管私下还是公开，人们都承认载沣的父亲身份，以及他的特权，皇室里不向溥仪跪拜的只有他和4位太妃。

这似乎就是载沣仅存的特权了。1908年，慈禧临终前任命载沣为摄政王，载沣成为当时国家拥有最高权力的人。但转瞬之间，他的权力就消失了，随着溥仪的退位，载沣的地位只有

在跪拜与否这种细枝末节上存在。

好在载沣自己并不在乎，按照溥杰的回忆，辛亥革命成功后，载沣回到家里，反而很高兴地和家人说：“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。”载沣的妻子瓜尔佳氏是荣禄的女儿，气得大哭了一场，她一向瞧不起载沣的没志气，在溥仪退位后，她还花大量的钱去联络关系，幻想复辟，临死的时候，还拉着溥杰的手，告诉他：“别像阿玛那样没有出息，要帮助哥哥恢复祖业，你哥哥是大清皇帝。”

害怕交际的王爷

载沣除了憎恨袁世凯，基本上很少有明确的政治倾向。溥杰回忆，他的父亲对政治一向不感兴趣，对于家事也嫌麻烦，一向不闻不问，家里当差的太监也不买他的账，让他们干什么，他们都声称得听“奶奶”（溥杰母亲）的。从摄政王的位置下来之后，他安于读书生活，爱看《资治通鉴》，喜欢天文学，到了夏天的晚上，他就给孩子们指点天上的星座，把日食、月食的图形用工笔画下来，记在日记里。溥杰觉得，载沣要是专心读书，会有所成就的。

他对任何人都很淡，很敷衍，溥杰觉得，载沣对人不信任也不拒绝，在小朝廷里，许多人想靠他的门路去走关系、讨赏赐，可是他只是躲来躲去。有一次，有人想把他和张作霖拉拢在一起，带着张作霖的亲信张景惠来他这里，旁人口若悬河说了很久，问他是不是有什么话可以带给张作霖，他最后面红耳赤地表示，替他问“张雨帅”好，气得那些人无话就走了。

载沣害怕交际应酬到了极端，溥杰记得，客人待到再晚，家里也不留饭，这让好交际的瓜尔佳氏很是无可奈何。有一次一位贝勒夫人说：“听说您家的西餐做得很好，您既不留我在这里吃饭，能不能改日送两样给我尝尝？”瓜尔佳氏只好在苦笑之下把菜送到别人家。

这么一个懦弱的亲王，他甚至连同样无识庸碌的隆裕太后也对付不了。按照当时的嗣统，溥仪算是同时过继给同治和光绪的，所以隆裕太后顺理成章就成为溥仪的母亲，隆裕当了太后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宫中东部修建“水晶宫”，以为娱乐之所。当时清廷正在兴建新军，所需甚巨，可是载沣根本无力阻挠她。革命军起，载沣辞职，隆裕下了逊位诏书，当时隆裕的理论是，逊位对太后之尊严无影响，只不过把载沣把持的政权，转移到袁世凯手中而已。

隆裕和载沣的共同目标

清帝逊位后，隆裕和载沣才有了共同目标，那就是培养溥仪，如何接受“帝王之学”。为了让溥仪能够安心学习，隆裕给醇亲王府配备了汽车，让载沣能够经常进宫看望溥仪。慈禧早在遗诏中就有安排，希望溥仪能“光大前漠”，作为遗诏执行人的载沣并非守旧之人，他不拘泥于旧制，而是“选择贤傅”，这也是庄士敦日后能来到溥仪身边的原因。

在庄士敦到来后，载沣还专门在府第接见了，不过他很快对庄士敦有了意见，不是因为别的，是因为溥仪的英文伴读选了载沣的儿子溥佳，而不是他的儿子溥杰。庄士敦回忆，他并不知道载沣和载涛之间早有矛盾，溥佳的人选使醇亲王大为不满，最后溥杰也人选为伴读，风波才平息。

除此之外，载沣对于溥仪的学业和生活并无过多影响，其力量甚

至不如帝师陈宝琛和庄士敦，一方面是由于宫廷生活的封闭性，另一方面也是他自己性格使然。溥仪自己也记得，载沣碰到大事的时候，不是唉声叹气原地转圈子，就是结结巴巴地向溥仪强调：“皇上，这……这……这也得慢慢商议。”在驱逐太监、整顿内务府等事情上他都是这样的态度，张勋复辟等大事件都没有他的参与。

隆裕的管教方法不“科学”

名义上的母亲隆裕太后在溥仪8岁的时候去世了，慈禧太后的曾侄孙爱新觉罗·根正回忆道，隆裕对溥仪是真有感情的，只是她当时身体已经很不好，亡国的忧虑使她常常发呆，即使是带着溥仪去玩耍，她也在后边呆想心事，有时候一发呆就是半天。隆裕并没有过多的知识，所以在溥仪小时候，她把读过书的太监张谦和封为“首领太监”，让他教溥仪读《三字经》等，张谦和则总是把宫殿里的鬼怪传说讲给溥仪听，溥仪一直相信宫中的一棵大松树是神灵所变。

隆裕关心溥仪的身体，但她并没有什么科学方法，她只是叫溥仪不能多吃，溥仪有一次吃栗子吃多了，她一连好多天只叫他吃糊糊。当时还是孩子的溥仪饿坏了，看见喂鱼的馒头也要抢过来吃，结果隆裕更生气了，多日都叫太监们监督不许他多吃，看见他吃多了，立刻叫太监把他拉起来，然后“蹶”到地上。这不是她的发明，而是当时皇室教育孩子的传统。溥仪回忆中，关于她的“慈爱”记得的并不多。

不过溥仪并不懂她心中的焦虑。她临死前，把溥仪托付给身边人的时候说：“皇帝太小了，你们不要难为他。”1913年2月28日的《盛京时报》记载，她弥留之际，对于生死殊无牵念，只是看着溥仪垂涕说，孤儿寡母，千古伤心。

据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王恺/文

作家托尔斯泰热衷耕田

当俄国画家列宾1880年第一次在莫斯科见到作家托尔斯泰时，他吃了一惊，意识到自己被过往见到的图片和肖像欺骗了。他一直以为托尔斯泰是一位高大的贵族伯爵，但眼前的托尔斯泰像一个怪人和布道者，个子矮壮，却长了一个尺寸硕大的脑袋！蓄着灰色美髯，穿长长的黑色常礼服。精于绘画的列宾很快就意识到，正是这个巨大的颅脑，让托尔斯泰在肖像中显得高大魁梧——人们会从惯常的头身比，来判定他的身高。

在列宾与托尔斯泰相识十年之后，他才得到了为托尔斯泰作画的机会。1891年，当列宾来到托尔斯泰所在的波良纳庄园，他看到的托尔斯泰已经完全平民化了，这位伯爵现在再也不穿礼服，他穿家制的黑色短衫长裤，布料粗糙破旧，头上戴一顶磨损得相当厉害的白色便帽，光脚蹬着拖鞋。

托尔斯泰不喜欢他的私人生活被打扰，也不喜欢有人给他画肖像，但对列宾例外，因为列宾是他大女儿塔吉扬娜的好朋友。托尔斯泰能容忍列宾来自家庄园作画，一开始完全是为了给爱女面子，但后来，列宾赢得了他的认可。

正是因为这种认可，使列宾得以贡献出一个世人从未见过的文豪之

外的托尔斯泰形象：一个熟练地使用铧刀和套索，驱赶马帮妇人犁田的农民。干农活是托尔斯泰最好的娱乐和放松——据说每次托尔斯泰干完农活回到餐桌边时，满腿的烂泥和身上的马粪味让全家人暗暗叫苦，妻子索菲亚会抱怨他糟蹋了她上好的地毯，并不得不开窗户通风，让异味飘散，不致于影响全家用餐。

列宾在波良纳庄园几乎一直在工作。他认为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，离托尔斯泰这么近，他应该每分钟都去刻画这位大师的形象。

正是这种贴身陪伴，让列宾得以画出田野劳作中的托尔斯泰、在书房里写作的托尔斯泰、跟家人在一起的托尔斯泰、正在听音乐的托尔斯泰、参与人口普查的托尔斯泰、跟穷人在一起的托尔斯泰……

在向世人推广托尔斯泰的形象上，列宾功不可没，正是因为他，托尔斯泰的容貌出现在俄罗斯的众多日用品上：日历、封面、版画乃至巧克力糖纸……托尔斯泰开始对大规模传播自己的肖像满心疑窦，尤其不赞成曝光自己犁地的样子，但最后他让步了。他对列宾说：我尊重你的意见，毕竟你是个伟大的画家。

据《南方人物周刊》蒯乐昊/文

